



湛淵靜語卷之一



錢塘白

珽

廷玉撰

海陵周

暉

伯暘編

理宗聖德天縱問學日新潛龍越邸日嘗從多士賓
興較藝文場及即位中外稱為文章天子林希逸兼
崇政殿說書首進養性存心二說即日降御批云心
者神明之舍欲養其性必存其心觀卿進說姑以七
言寓意云方寸中涵一太虛操存須用養工夫瑩然
鏡淨無纖翳一性聰明萬理俱
景定癸亥九月禋祀于太室禮畢上乘輅詣明堂連

日陰雨不解至是輅次六部橋雲色漸開日影穿漏
都人忻慶時執綬官某見天顏和懌奏云此晴自陛
下方寸中未上不語又奏臣聞陛下于禁中晨夕叩
祈上亦不答又奏臣聞皇太子心露禱宮中上始云
卿何自知之曰臣傳聞如此乞付史館上復不答還
內次日肆赦禮成內批出某人與郡

伊川先生六代孫淮咸淳間為安慶倅明道年五十
四卒二子相繼早世無後淮之族尚蕃居池陽婦人
不躔足不貫耳至今守之有中庸大學理粹一編
文之繁簡係乎人亦係乎代如春秋隕石于宋五公

續谷亭續藏鈔本

羊雖因經作傳而曰聞其碩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
多經七字而義猶有未盡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
德草之上之風必偃至孟子荅滕文公已多二也字
而劉向載泄治之書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
則草靡而西之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靡而草為之
靡多論語之半而意始顯及觀書有曰尔惟風下民
惟草復減論語九言字而意亦顯劉向載楚莊王之言
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下君也而群臣
又莫君若者亡而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
者亡語意煩簡不如何以別聖經賢傳

有士人投啟事于真西山以爵齒德對師尚父又用
運籌帷帳之中館客哂之西山曰師尚父謂可師可
尚可為人父漢書言帷幄史記作帷帳不可哂也
古者及漢人用字如一之與壹二之與貳三之與參
其義皆同毛詩鳩序刺不壹也而正文乃云其儀一
兮孟子市價不貳趙岐注云無二價也本文用貳字
注用此二字周禮天官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
則參與三伍與五通也所謂肆周禮法編懸之四八
曰肆六亡竒馬援傳今更共陸七則秦有漆娥
臺用此漆字捌廣韻云無齒杷也本作扒今借為八

續谷亭續藏鈔本

九十百千万與玖拾伯仟萬皆有通用也

文中子中說杜淹所撰中間多有踈謬處所以啟或
者之疑議然王氏子弟如王凝福時不無傳會于其
間以張侈其門戶且如王道篇云李德林請見子與
之言歸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德林與吾言終日言
文而不及理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沾襟
焉又禮樂篇云安平公問政即德林也余按史李德
林卒于開皇之十年時文中子甫七歲固有門人德
林何自而請見問政門人何自而聞琴流涕此亦踈
謬之一端不但唐開國佐命功臣皆其子弟也

方秋崖岳守南康日榜湖廣綱梢掇石間薄人于險
橫吾境者賈秋壑為湖廣總領怒其不存體統訴于
朝時論不如以為然令與方邵武西易其任離郡日
有絲旗餞之行者書云秋崖秋壑兩般秋湖廣江東
又事不侔直至南康尋體統江西又隔兩三州

五行天一生水平菴項氏謂雨雪露霧霰電成水之

物皆降于天地二生火丹砂石火槐檀柞獮取火之

物皆生于地此說是已然即人之一身求之亦可際

見人貪心動則涎生哀心動則淚生媿心動則汗生

慾心動則精生方心之未動則太極也此心之動即

續谷亭續藏鈔本

太極之動而生陽也陽動而生水即天之生水也蓋
神存于心神為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為水母氣聚則
水生所以呵聚而成潤

宋辛居士字夷仲隱于襄陽漢水之西結廬竹林中

春月驚笋充酒資截竹成筒為酒器或問其故答曰

我性愛竹與酒欲令此二物常並耳巴陵王休若往

造之居士善彈箏方坐林中彈箏不為禮少頃回語

其子云取豹皮中五錢為殿下市瓜置箏共語王之

賓客欲聞箏者指令居士彈居士曰辛非王門伶人

何事見逼吾所以勝于君等正為舉止自由若聞命

鞠躬即與君等何異占對詳雅衆不能屈胡文定公
為之傳

眉州蘇先生杲老泉之祖輕財好施濟人之急孜孜
若不及歲凶賣田賑濟其鄉里逮秋熟人將償之終
憐其婁辭不受久致破業厄于饑寒然未嘗以為悔
而好施益甚後三蘇以文章名天下近世金壇劉漫
塘父忘其名號雲茅居士家貧尚義嘗除夕絕糧轉
貸得斗粟忽所親來貸米家人有難色居士曰我猶
有借處彼誰與之分遺一半不少各居鄉曲多有濟
人利物之事後漫塘亦以文章顯上天佑善其報不

續谷亭續藏鈔本

與如字

爽類如此

文字間一字各義曰假借亦有兩字各義者莊子有
戴晉人注梁之賢者姓戴字晉人非晉國人也亦猶
扁鵲姓秦名緩字越人泗州大聖何人也出隋書西
域傳謂何國人也非誰何也檀弓記容居及叔仲皮
妻魯人也鄭康成注謂魯鈍人也亦非魯國人臯陶
舜臣也周禮韡人為臯陶如字鼓筐也絳灌周勃
灌嬰也楚漢春秋謂高祖之臣別有絳灌一人也班
馬班固司馬遷也左傳自有班馬之聲注班別夜遁
馬不相見故鳴也巫咸商臣也周禮自有巫咸巫與

筮同漢劉盆子魏自有劉盆齊孟嘗君漢自有孟嘗馮
異傳不忘巾車之恩注鄉名非春官掌車人之巾車
史記杜詩楚靈王死于申災為天下笑申災人姓名
非甲子杜詩亦人名非杜少陵詩丁寧告戒也左傳
伯棼射王汰翰及鼓附著于丁寧注轅上鉦非告戒
委蛇委曲也莊子澤有委蛇如字神名也蘭若佛
寺之小者也選詩蘭若生朝陽若亦如字蘭與杜若
也白社蓮社也隋自有白社黑社賊雁行兄弟也序
禮兄之齒雁行莊子自有雁行避影行亦如字側身
行也東脩東脯也東漢劉般東脩備至行為諸侯師注

謹東脩絜也胡廣傳亦云東脩守善有所勸仰司空
圖有亭曰三休三輔決錄自有京兆三休皆有重名
謂杜陵金元休韋甫休長林陵第五文休呂布傳亦自
有三休之臺謂其高必三休乃至名義不同如此又
如堯舜之禪云禪亭南郊賦之雲菡萏名義之
殊可拘一律哉

國有災異人君則避殿減膳徹樂示寅畏也事物紀
原謂避殿始于漢景帝七國反召將軍曰楚王卬等
重逆無道朕素服避正殿非也事始又謂始于漢明
帝將起北宮鍾離意諫曰陛下躬自克責降避正殿

益非也余嘗見說苑曰魏御廩灾文侯素服避正殿
又齊大旱晏子曰君誠避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同憂
其幸而兩乎又太公六韜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
將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乃知景帝因軍興避殿命
將正用此故事其來尚矣非始于景帝也

淮南子載常娥事許慎注云常娥羿妻也羿請不死
之藥于西王母常娥竊之奔月後漢張衡遂引為證
且云常娥托身于月是為蟾蜍尤可咲也余舊讀漢
志見謂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每疑
所謂常娥即常儀之誤然不敢臆決也及讀周官注

續谷事續藏鈔本

云儀義二字古皆音儀而洪丞相适嘗引詩實維是
儀協在彼中阿河樂且有儀亦協中阿揚雄太玄亦以
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而漢碑蓼莪皆書作蓼儀然
後自信常娥即常儀明矣後人因其職占月故啟此
恍惚誕之論

廬山之陽顛崖千尺下臨大江崖之半懸絡古木藤
蔓有蜂室其上如五石瓠者四過而利之者下睨無
策俄有二樵謀取之得其利可以共濟于是二人緹
巨木而下約二三十丈達得窰無笑一人于其顛引
繩上下之窰且盡則上之人欲專其利絕繩而去不

顧一人在下叫號久之知不免采餘蜜併其滓食之
因不饑踣跚石罅得一穴頗深暗顧見一物如蛟蟻蟄
其中中腥穢不可近又久之忽開兩目如鉅光燄爍人然
亦不動其人佈甚而無地可遁避且其中氣燠可禦
寒因出沒焉待盡而已忽一日雷聲作其物蜿蜒而
起雷再作則挺身由穴而出其人自念等死尔不若
附之而去萬一獲免遂攀鱗而躍約一二里頃竟為
此物所掉著地得不死後訴于官捕專利者杖殺之
廣信朱復之說

續谷亭續藏鈔本

人改火關於時化火性炎上者也老則愈烈于是遇
物輒燃若新火性柔青光熒々無忽燎速熾之患橫
渠心曰四時改火蓋水之為患常少火之為患常多
寒食禁火以出新火必待盡熄天下之火然後出之
也季春大火星高其時為之亦防其火熾也又火貴
新而烹味佳是則古人鑽燧之意春取榆柳之火夏
取棗杏之火夏夏季取桑柘秋取柞櫛冬取槐檀或問

朱文公四時取火何為季夏又取一番曰土旺于未

六月未月也故再取之土寄旺于四季每季皆十八日

其僥四行分四時亦各七十二日共積成三百六十日成歲也

顧凱之嘗寄畫一樹于桓玄皆平生所珍愛後竟為
玄所擢緘閉空幀如故還之凱之見封識不殊但失
其画直云妙畫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或者癡之
予謂凱之不癡也當桓玄負甲兵之盛且將睥睨神
器况珍物佳画何足較乎一拂其意則身與画俱亡
矣玄異日出名畫示客有食寒具污之者遂惋悵
竟日不思人之所愛猶我之所愛也至于諷帝禪位
尋至敗亡然後抽所服玉簪悅追兵幾以自脫其癡
甚矣

續谷亭續藏鈔本

陵師敗楚國大惕而懼亡于西喜曰乃今可為矣于
是遷郢于都改紀其政以定楚國晉之遇楚于鄢陵
也范文子曰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
有內憂及既敗楚文子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
疾乃使祝宗祈死繼而有三郤之難夫楚之屢敗而
于西獨喜晉之大勝而文子獨憂何也蓋天下之事
禍乱常生于玩愒之餘而功業每成于憂惕之後故
震雷虩々而有笑言啞々之效同人先咲而後有虩
眈之凶成敗禍福每如此

伊川解未濟男之窮也繞庭紬思且曰只是箇諸爻

惕作懼

不得位終不能盡其義適有一桶匠庭下聞之遽云
恐即是三陽失位伊川為之嘆賞今未濟解雖不當
位剛柔應也正用此語下云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
後晦庵見之謂三陽失位一語自出火珠林伊川不
曾看許多雜文字故也雖然桶匠豈容者哉
胡元任漁隱叢話云山谷謂蘭蕙叢生初不殊也至
其發花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花而香
不足者蕙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際山林間十蕙而
一蘭也楚辭曰予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
以是知楚已賤蕙而貴蘭矣蕙雖不若蘭其視椒櫞

續谷亭續藏鈔本

遠矣余謂不然此漢隱丞山谷之誤不深考耳今所
謂蘭蕙者皆非古之蘭蕙也朱文公陳正敏辨之甚
詳今按本草云蘭似澤蘭生水旁紫莖赤節高四五
尺綠葉光潤尖長有歧陰小紫花紅白色而香五六
月盛可佩飾蕙薰草也生下濕地麻葉方莖赤花黑
實氣如靡蕪可以已厲陳藏器注即零陵香也文公
云蕙蘭二物本艸言甚詳劉次莊云今沅澧所生花
在春則黃不若秋紫之芬馥又魯直云一幹一花而
香有餘者蘭一幹數花香不足者蕙本草所言似澤
蘭則今處有之蕙則自為零陵香尤不難識其與

人家所種葉類茅花有兩種如黃說者皆不相似劉
說又詞不分明大抵古之所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而
燥濕不變故可刈而為佩若今之所謂蘭蕙則其花
雖香而葉乃無氣其香雖美而質弱易萎皆非可刈
而佩也正敏云楚辭所詠香草曰蘭曰蓀曰蕙曰藥
曰蘼曰芷曰荃曰蕙曰薰曰薜蘿曰江離曰杜若曰
杜衡曰搗車曰留夷釋者但一切謂之香草而已如
蘭一物或以為都梁香或以為澤蘭或以為猗蘭草
今當以澤蘭為正山中又有種一如火葉麥門冬春
開花極香今呼為幽蘭非真蘭也蓀則今之所謂石

繡谷亭續藏鈔本

芷蒲者蒞葍芷雖有四名止是一物今所謂白芷
是也蕙即零陵香一名薰薜蘿即芎藭苗一名江離
杜若即山薑也杜衡今人呼為馬蹄香惟荃與搗車
留夷終莫能識也二先生所論如此始余嘗疑漢官
儀謂尚書郎含香握蘭上殿豈有握生蘭花面君之
理是必燥物可囊者又如魏武取蕙花為香燒及後
采蘭湯之類若用今日所謂蕙蘭則腐草耳何香澤
之有後得前二說始釋然况離騷云云余以蘭為可
恃兮美無實而容長溫公詩云楚人歌紫蘭花葉無
傳久循名意茲是誰得名真否益見非今蘭也九畹

百畝蓋寓言耳九畹已是二百七十畝何得謂之賤
彼貴此哉鄭樵通志蘭舊一名煎澤草婦人和油澤
頭得名今所謂蘭其根乃土續斷其花護

郁誤人
賦詠

舊讀天隨生坡翁南軒三君子杞菊賦皆食菊之苗
耳屈子夕餐秋菊之落英却是食其花近誠齋題寒
綠軒詩黃金錢照紅玉豆秋高更覺風味多是食花
也余屋後有菊二十餘本亦嘗羹其苗矣芳馨可愛
但小苦至秋則花與枝葉大苦不可食按本草菊有
二種一種紫莖氣香而味甘美可作羹一種青莖而
六作蒿艾氣味苦不堪食名薏花非真菊如此則今

繡谷亭續藏鈔本

而種槩多薏耳石湖有云吳下惟甘菊一種可食俗今

呼為茶菊品卑下花細碎其餘味皆苦信矣行當求所謂

甘菊者栽數十百株于寓所以當蔬圃

東坡杞菊賦末云吾方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冬食

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頴濱則不然有詩曰春初

種菊助盤蔬秋晚開花挿滿壺微物不多分地力終

年乃尔任人湏天隨七著幾時輟彭澤尊壘未遠無

更擬食根花落後一依本草太陽渠長者之言也不

待食菊而自壽矣

雙峰饒氏名魯餘干人也講理極精如五行說曰洪範

五行之疇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說者以為此五行始生之序也蓋河圖之數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五居西十居中而傳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地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地五生土地十成之是為五行生成之序其說可謂有據而不誣矣然余嘗以理推之則疑其序必不然也何以言之水者氣之津液也火者氣之光芒也既有是氣則其津液光芒一時皆俱各隨寓而成質固無先生水而後生火之理也至于木則土之精華金則土之精實必有是土

繡谷亭續藏鈔本

而後英華有所發精實有所聚焉則木金亦安有先生而生之理哉且既有是土則其英華精實亦一時皆具各隨寓而質成無先生木而後生金之理也以此觀之則謂之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為五行所以生之序者吾有以知其必不然矣况陰陽交感之際其機間不容髮使天既生水越五而後地成之地既生火越五而後天成之地則陰陽不相還亦何自而成生物之功耶以此觀之謂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而為五行所以成之序者吾又知其必不然矣蓋

嘗思之造化之初陰陽二氣而已陰濕而陽燥陽燠
而陰寒二者相摩則其寒且濕者蒸潤而為水是雲雨也
燠且燥者激烈而為火是雷電也是二者以氣交于空中
而成質而無所待于土故皆輕清者水之中固皆輕清二
而火極輕清故水潤下而火土則氣之升降轉旋而
炎上此陰陽清濁之別也其查渾團聚凝結于中央以成形體者也土之形體
既成然後二氣之精得以蓄藏于其中相與醞釀以
生物陽之盛者必發達條暢而為木陰之盛者則收
縮堅凝而為金是二者以氣交于地中而成質非土
則不生故皆重濁清木而金故皆重濁二者之中木猶輕

續谷亭續藏鈔本

由是言之五行之生水火居先木金居後而土居其
中其卒不越乎三而已洪範之序蓋以言五行方位
之序而非始生之序也五行方位水北火南木東金
西土居中央南北為經東西為緯東北為首西南為
尾中央其總會也故其數之序先經而後緯上首而
下尾而以總會者包括其中焉不然五事之目一貌
二言三視四聽五思亦豈始生之序然耶今試以人
之始生言之方其稟氣賦形之初惟陰血陽精之聚
而已陰血水之象也陽精火之象也精血合然後胚
胎而成形體形體土之象也形體具然後毛髮齒甲

有所傳而生焉毛髮木之象也齒甲金之象也造化之始其事窅茫莫可深詰人肖天地其理當無以異也若夫河圖之數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則是五行方位所得自然之數而傳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成^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者蓋即河圖之數而以類分之則奇數屬天陽之象也偶數屬地陰之象也以列分之則一二六七經乎南北太陽太陰之象也三四八九緯乎東西少陰少陽之象也五與十綜乎中央陰陽中氣之象

也故以前五數言之則天一者太陽之象也地二者太陰之謂也天三者少陽地四者少陰天五者陽中之謂也以後五數言之則地六者太陰之謂也天七者太陽之謂也地八者少陰天九者少陽地十者陰中之謂也天一與地六合於北是太陽與太陰交而生水之象也地二與天七合于南是太陰與太陽交而生火之象也天三與地八合于東是少陽與少陰交而生木之象也地四與天九合于西是少陰與少陽交而生金之象也天五與地十合于中央是陽中與陰中交而生土之象也觀奇偶二數經緯錯綜以

成自然之文則陰陽二氣判合往來以成天地之化者其象粲然可見矣大抵天地之化參伍不齊而各有條故以五行言之其氣質雖五而所以生成之序則三其方位雖五而所以流行之序則或五而或四以十幹觀之則土與四行迭運而為五其數奇其象圓屬乎天也以十二支觀之則土寄王于四行而為四其數偶其象方屬乎地也陰陽家所謂天幹地支是也然屬乎天者五分十幹而每行各得其兩是以奇而函偶屬乎地者四分十二支而每行各得其三是以偶而函奇二者蓋天清地濁之氣配合流行而

繡谷亭續藏鈔本

陰陽奇偶交相錯綜之數如磨之旋兩扇相合而其齒參差不齊此萬變之所從出也或曰土一也屬乎天者則是四行而迭運屬乎地者則寄王于四方何也曰自天而言則與土四行均為天中之一物故其氣之流行不得而獨異自地而言則土乃地之本身而四行無不統焉故其氣貫乎四者之中而無不在也曰或謂土王于夏秋之間者七十有二日或謂四季之月各一十有八日總之為七十有二日此迭運與寄王之說也其然乎曰是二說者一則得其數而失其期一則得其期而失其數皆竊聞其說而意之而

未知所以說蓋土之體王不可得而見所以辨者幹支而已故以言其期則凡歲月日辰之值夫戊己者即幹土所王之期值夫辰戌丑未者即支土所王之期以其數則一歲之中日與月之值夫戊己者均之為七十二日其多寡與四行等注內又注或疑以日計之則一旬之中為戊己者二日通一歲三十六旬則為戊己者信乎七十有二矣若夫以月計之則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之歲為戊己者才兩月僅為日六十爾乙庚之歲為戊己者四月則又為日百有二十焉何以言其為歲均之為七十二日耶曰一歲

續谷亭續藏鈔本

之中月十有二幹凡一週而復過其兩以一周言之則為戊己者兩月固止六十日爾以復過其兩言之則又有餘日存焉故通自甲至癸十歲而計之則月之值戊己者正相合值夫辰戌丑未者均之為百二十日其多倍于四行此皆有實而可據者也含幹支而語其期與數者吾未之信也曰五行流行之數以幹支而別其異則固然幹數十而支數十二其故何也曰天之中數五故氣之屬乎天者無適而不五氣何各一陰陽故倍之成十地之中數六故氣之屬乎地者無適而不六氣各一陰陽故倍之成十二

也曰幹土二支土四何也曰以五氣配五方則陰陽之中氣合于中央而所以為土者一故倍之而成二以六氣配六方則陰陽之中氣互交于中央之上下而所以為土者二故倍之而成四也曰然則天之中氣何以不互交于上下也曰天包上下故也地之中氣何以不並交于中央也曰地据中央故也以此觀之其奇其偶莫非天理自然豈人所能損益哉雙峯五行之辨已極精到但以一為太陽七亦為太陽二為陰六亦為太陰未易曉也陳澤山評無稽之談豈人得易曉哉南史載蕭應廬陵王之次子王薨至寶庫見金鋌問

續谷亭續藏鈔本

左右曰是可食否左右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乞與汝等不慧甚也然使人之慧者知金不可食而賤之與土同價則務本棄末天下無爭民矣

六經分章斷句之難尚矣每見諸老論至此且附以管見

類數條求是正之程氏於益損二卦爻辭分或益之

作一句十用之一句龜弗克違一句謂或之一言非

一人可指之辭一人願益之十人用而從之雖龜筮

亦協從弗克違矣而晦庵以或益之十用之龜作一

句謂十人朋聚之如龜筮之先見可以決疑者而弗能

違也似是程氏味長明夷六二爻用極一句馬壯吉

一句當明夷之時既有所傷必用極救其所極救者必馬健壯而獲免之速則吉也書東漸于海而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是句蓋言聲教于東西南北皆及之矣故結之曰聲教訖于四海考工記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舊本守之世謂之工作一句或以守之兩字作一句今于守之世點斷蓋世守其業乃謂之工爾詩大序近世把安以樂以怨怒哀以思為一句子細諷味文意俱未通近得毛氏舊本乃知治世之音安亂世之音怨亡國之音哀以樂其政和以怒其^政乖以思其民困如叫斷句謂如論語羿善射彘

續谷亭續藏鈔本

盪舟俱不得其死當點然禹稷云々是句却與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不同又子在齊聞韶一章諸家說不一皆不若子在齊為一句聞韶三月一句不知肉味一句義自明白孟子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一句充類至一句義之盡也一句墨氏兼愛一句摩頂放踵利天下一句為之一句蓋前有利天下不為故也又每見古人所點書句有極長者不用讀去聲要之句固有短長更加之讀義理易見易之大象于本卦之上亦當加讀如雷雨作明兩作之類語之赤爾何如點爾何如皆夫子呼其名而問之赤點之下皆當讀

子謂顏淵子謂仲弓亦皆當讀蓋與他人言顏冉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謂好學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
大臣問字當讀問夫子也又如孟子其為氣為配義
與道無是當讀謂無是氣則道義餒後又一餒字謂
無道義則氣餒此類甚多分章處如子曰文莫吾猶
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夫子謙辭至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亦
字下有两則吾似是一章蓋多一子曰尔如五十以
學易至皆雅言也恐只是當作一章分兩節蓋五十
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子所雅言此夫子所常言作
一節至于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皆所常言作一節又

繡谷亭續藏鈔本

如禮之用和為貴先生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
不行作一節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作
一節謝疊山注詩旄邱篇有力如虎依古本屬左手
執籥亦甚有味

親民之職莫如守令然二者之間切民之利害莫如
令每讀兩漢循吏傳則西京所載無非郡守班固至
謂令若長不聞于何時也至于東京縣令之號循吏
者班、可攷則其故何耶後反覆諦玩頗得其說循
吏之盛莫盛于西漢宣帝時宣帝謂吏民之本者太
守也而不言令親臨見問觀所由而察所行者刺史

守相也而不及令謂與我同治而有璽書之勉金秩
之罷者二千石也而不與夫令蓋其時但知郡守之
重不計縣令之切于民宜其令長之不聞于時也東
漢則不然光武方崎嶇兵馬間聞卓茂仁愛不以密
令之微而擢居群公之右聞祭彤清政不以褻賁之
小而增秩賜繡謠言單辭必為轉易非輕于去取也
慮夫用匪其人或為民害四百餘縣悉從減省非輕
于更易也慮夫浮費冗食徒為民擾帝之于令審重
如此其後出宰百里皆以郎官而孝廉行高者為之
亦足以見所重在此矣是以劉矩王渙仇覽童恢並

續谷亭續藏鈔本

以令長列于循吏傳而魯恭劉平與夫潁川之四長
先後相望其績章々不絕吾始知守令所以名聞兩
京者亦由上意之所崇重歟

或謂皇甫湜韓門弟子而其學流于艱澁怪僻所以
目瞪舌澀不能分其句讀者也如曰聲震業光衆方
驚爆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又曰跂邪跋異
以扶孔氏又曰鯨鏗春麗鷲耀天下所以荅李生書
曰意新則異常異于常則恠矣詞高則出衆出于衆
則竒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鸞鳳之音不得
不鏘于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必崔嵬然

後為岳必滔天然後為海明堂之棟必橈雲霓驪龍
之珠必錮深淵此湜之文所以恠僻也余謂韓門之
恠僻莫若樊宗師韓公為作墓志亦謂其文類多澀
語如絳守居園池記云絳即東雍為守理所稟參實
沈分氣蓄兩河潤有陶唐異遺風餘思晉韓魏之相
剝剖世說總其土田士人令無硤離擾宜得地形勝
瀉水施法豈新田又藁猥不可居州地或自有興廢
人因得附為奢儉將為守悅致平理與益侈心耗物
害時與自將失敦窮華終披夷不可知俾緇孤顛阿
屈玄武踞守居割有北自甲卒苞大池泓橫破旁潭

續公亭續藏鈔本

中癸次木腔瀑三尺餘涎玉珠沫子干梁貫亭曰佃
連虹蜺雄雌穹鞠覩蜃礙佷島坻淹々委々莎靡縵
蘿蕃翠蔓紅刺相拂綴南連軒井陣中踴曰香承守
寢眸思西南有門曰虎豹左畫虎搏立萬力千氣底
茨蕞匿地弩肩腦口牙快抗電火雷風黑山震將合
右胡人鬪黃帛纍珠丹碧錦襖身刀囊樺櫓縮白豹
玄斑飲距掌胛意相得東南有亭曰新前舍曰槐有
槐眉護霽鬱蔭後頤渠決々綠池西直南折廡赴可
宴可衙又東騫渠曰望月又東騫窮角池斫雲曰柏
有柏蒼官青士擁列与槐朋友嶢陰洽色北俯渠幢

幢未刮級迴西英隅間黃原珎天汾水鉤帶自言謁
行且良亘間遠崗青縈近樓臺井間點畫察可四時合
竒士觀雲風霜露雨雪所為發生收歛賦歌詩正東
曰蒼塘躡瀕西漭望瑤翻碧漱光文切鏤梨深撓
收窮正北曰風隄乘携左右北迴股努端挨蹴墉街
渠歆池南楯楹景恠燭蛟龍鈎牽寶龜靈麤文二章
二陰欲墊歆煙潰靄聚桃李蘭蕙神君仙人衣裳雅
治可會脫赤熱西北曰鰲蛭原開哈儲虛明茫一鬼
眼頌耳可大客旅鐘鼓樂提鷗挈鷺伯池豪渠憎乖
伶圍正西曰白濱蒼深梨素女雲舞百佾水翠披聊

續公亭續藏鈔本

聊千幅迎西引東土長崖挾橫埒日邛西樵途塢徑
幽委虫鳥聲無人風日燈火之晝夜刻漏詭婉絢化
大小亭館池渠間走池隄上亭後前陴乘墉如連山
羣峯擁地高下如原隰隄溪壑水引古自源三十里
鑿高槽絕竇墉為池溝沿渠瀑濑潺終出汨一街街
畦町阡陌間入汾巨樹木資土悍水沮宗族盛茂翳
蔭遠映錦綉交果枝香晚麗絕地郡考其臺亭治池之
增蓋豪王寸侯襲以竒意相勝至今過客尚往二有
指可創起處余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不補建者乎也
由于煬反者雅文安發土築臺為拒誅幾附于汙宮

水本于正平軌病并滷生物瘠引古沃潮人便幾附
于河渠嗚呼為附河渠則可為附于汙宮其可書以
荐後君子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記讀之使人口棘
心噫何必迺尔布帛之文菽粟之味寒者資焉餒者
取焉至于鮫綃龍鯨駭人觀聽于饑寒何有哉盧處
道嘗效其體戲跋于后云薛習郁周羸劉雍降以弊
迺唐順憲振昌藜薛夷險矯惟紹述著述見未傳
見獨是矯不甚哉古洛暢子純甫珍竒鐘古蓄樊記
刺久蹇以柳城姚伯端甫涿郡盧氏子摯云亦頗得
其恠澁之趣聞天聖中王晟為絳
倅為之注釋未及見

繡谷亭續藏鈔本

淵明雜詩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押作去聲東
坡亦押蘭相如作去聲磨而不磷之磷韓杜皆作平
聲押如方世無緇磷此道未磷緇恐自楚辭毛詩叶
韻中來南渡簡齋心押作去聲杜又有刺史似冠恂
到郡宜竟借押作入聲資昔切按恂傳願從陛下復
借冠君一年字義取于人作入聲與所取人作去聲
如左傳寡君是以願借助焉亦入聲今皆承誤讀作
去聲潘岳詩有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柳宗元平
淮夷雅錫省雖戈威命是荷二皆作平聲蓋何天之
衢何校滅耳百祿是荷可切又如字何荷通用故

也岳詩前云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五臣注南路
京道伐柯者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謂去京不遠
岳如此命意不亦太過乎

制詔天言也朝廷置官以代萬幾取武丁其代予言
之意尤其職者不當載之私書孔子序三代誥命雖
成王幼冲灼知出于周公之手猶婉其辭為君諱之
且詔照也如日之照于天下片言隻簡所以能感動
人心者以為萬乘之尊卷一若此我何若人斯故于
史冊則各具載于本紀自昭明采冊令一二于文選
後之嘗隸玉署者往一梓于私集是借重君父沾文

續公序續藏鈔本

章之名于臣子也至有不在其位而私集載擬制者
殊失藻繪上命之意

莫子山暇日山行遇一寺頗有泉石之勝因誦唐人
絕句以快喜之終日昏一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山
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及扣其主僧庸
僧也與語畧不相入屢欲舍去僧意以為檀施苛留
作午供鬱之久之殆不自堪因索筆以前詩錯綜其
辭而書于壁曰又得浮生半日閑忽聞春盡強登山
因過竹院逢僧話終日昏一醉夢間

禹導水有言至者有言過者有言會者以二水勢鈞

而相入謂之會如江會于滙濟會于汶之類以大水
合小水謂之過如何過洛汭過泮水之類凡言會言
過者水也其言至者皆山澤名也若何至龍門至華
陰至底柱皆山名也河至孟津皆地名也河至大陸
濟至于河皆澤名也至于澧至于東陵又陵名也
楊誠齋解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云非能
忍天下不可忍之窮則不能避天下不可避之難妙
王褒始召見作聖主得賢臣頌時上頗好神僊故末
章引彭祖松僑事以風之庶幾引君于道及其安于
祿但方士有言金馬碧雞神可祝而致者則鼓舞奔

繡公亭續藏鈔本

走以任其責曾無一語諫止何始終謬戾如此死于
道路不為不幸魏證始勸太宗行仁義後每侍宴奏
破陣武德舞則俛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已余
每讀至此未嘗不代王褒媿汗

湛淵靜語卷之二

錢唐白珽 廷玉撰

海陵周 暕 伯暘編

南渡後七帝併佑陵皆攢東奧五后攢抗之赤山寶祐

間西湖孤山太乙宮落成穆陵欲因原廟朝謁西出

錢塘門幸新宮然後汎舟遊南屏山之翠芳園步輦

還內于是臺臣封章三學扣閣論列無虛日疏格不

行時張蟠為正言獨疏諫畧云陛下祇謁西宮登舟

駕輦跋躄還內無非為天下生民祈福永年但中間

一事未甚穩當敢不奏陳御舟遊西湖過翠芳南向

即赤山諸后攢陵在焉陛下于是時即望拜耶但宴
坐耶或回舟背之而東耶合不令禮寺酌詳其宜穆
陵感悟即批依附出不復西幸不十日張璠登政府
可謂善諫善聽矣

四皓之目說者不一園公或作圜公按顏魯公匡謬
正俗園字引陳留風俗傳云園公為秦博士避地南山
漢祖聘之不出惠太子即位以園公為司徒又商于
有耕者得石刻數種皆漢隸字云園公神坐綺里季
神坐角里先生神坐又各有神坐幾蓋漢惠帝曾為
四人作碑祠于隱所故也姓氏書亦以園為圜公之

續公亭續藏鈔本

後如此則合作園公然淵明聖賢群輔錄園公姓園
名秉字宣明陳留人襄邑常居園中故稱園公則稱
園公亦可又得一說綺里季夏是一人黃公是一人
今皆稱綺里季非是且引陶詩黃綺之商山且當從
黃綺及少陵黃綺終辭漢何不言夏綺而言黃綺又
黃長睿東觀餘論載王元之嘗有未必頸如樗里子
也應頭似夏黃公之句畢文簡公心譏之以為不當
言夏黃公心說似謂季夏者如季騶季隨之類然古
亦心有單以季為字者漢高帝張釋之是已况吳志虞
翻傳注夏黃公四明人姓氏譜心云夏黃公姓名崔廓字

少通齊人隱居脩道號夏黃公如此又非姓黃也豈
文簡別有所據耶若以陶杜為證恐大不然詩不以
辭害意若然則楊馬宜同時邑人爭識馬相如豈相
如卑姓馬耶圈楚鬻熊後望出陳留風傳乃圈稱撰
耶奉傳有圈文宣有避仇改卷八者琅
邪卷馬
是也

角里先生今人以角音廉以角音覺二字辨于一豎
之短長初不知頭角之角篆作角下從兩人本無豎
下之文豎下蓋俗書也音鹿音覺自是通用廣韻有
圈故詩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吳棫韻補角音廉
又山谷竹石牧牛詩石吾甚愛之勿遣牛礪角尚可

續谷亭續藏鈔本

牛鬪殘我竹正作鹿韻押毛晃增韻去其圈於角里
之角上只從一撇未知所據蓋角肉上出二豎象形
也

稽康傳列于晉書余每疑其誤康死之日實魏元帝
景元三年又二年魏禪于晉則康何有于晉哉觀其
薄湯武一書可知其術業康何有于晉以昭死孔融
以搯死于名教不為無補然禪代之際往往以成敗
論人此難言也使晉無江左百年之祚則八公而下
凡所謂晉之佐命者不云同惡可乎顏延年君詠
黜王戎山濤旨哉

九族獨章帝紀歐陽夏侯氏之說為長九族者父族
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父五屬之內一也父之
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二也已之女昆弟適人者及
其子三也已之子女適人及其子四也母族三也母
之父族一也母之母族二也母之女昆弟適人者及
其子三也妻族二者妻之父族一也妻之母族二也
晦庵在長沙區兄問性也有命焉之性是氣稟之性
命也有性焉之性是天命之性吾先生曰某四十歲
方得此說不易君思量再三稱賞朱子窮理之深用
力之久方有得于性理之學一見後進明理再三獎

續公亭續藏鈔本

借以示勸勉今人為學既無積久之功于人又乏獎
借之美德惡乎進業為惡乎修

伊川曰聖賢之論天德蓋謂其天然完具之物若小
有汙壞則敬以脩之俾復其明此即晦庵明善以復
其初之謂也書云敬脩可願詩云聿脩厥德皆自脩
之義若曰學以脩性、何待修

唐有文選學故一時文人多宗尚之少陵亦教其子
宗文宗武熟讀文選少陵詩多用選語但善融化不
覺耳至如王勃諸人便不然滕王閣序層臺聳翠上
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即王中頭陀寺碑文曾

軒延表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落霞與孤鶩
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即庾子山馬射賦落花与芝
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能拔出流俗自成一家韓
柳李義山李翱數公而已滕王閣舊置王勃詩序碑
當正位昌黎作重脩滕王閣記居其旁古心江公治
隆興遂遷韓碑居正退勃于旁公嘗刻碑陰畧云勃
八代未變之文俳優語也昌黎文一變八代直至于
道舊見墨本今亡之

少陵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即宋玉神女賦其始
來也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

續公序續藏鈔本

光然此又出詩陳國風之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時好
事者便謂少陵此兩句嘗治鄭虔妻瘡疾有驗良可
咲也

使燕日錄載紹定癸巳北朝遣王楫來通朝好朝廷
劄京湖制司就差官鄒冲之等六員使北朝審實于
次年六月回抵汴中途崔丞相名立遣人下迎狀以
南京丞相繫銜向者癸巳春金主守緒親提兵自黃
岡轉戰敗走歸德汴圍不解崔立以城降守緒一家
盡没自稱鄭王又自稱丞相是日立出城迎酒數行
同入城館人使于都堂入自酸棗門又入封邱門經

東華門外循宮牆轉東角樓直西行過左掖門百餘步即五門。榜承天東登聞鼓院門兩旁置兩觀東西各有朶樓引出五門樓數丈碧瓦朱甍無一損動又行百餘步即右掖門向南相對一門兩傍皆居行數十步折而向_西又行數十步折而向北一門榜曰尚書省入門東偏學士院西偏御史臺行二十餘步東偏一門榜曰吏禮戶部西偏一門榜曰兵刑工部又數十步兩碑_亭夾門一門頗壯榜曰都省門屋五楹兩旁各五入門兩井亭對峙東西兩序各二十楹堂九間繪以碾玉甚宏麗榜曰都堂。後一船齋通過

續公序續藏鈔本

接一大堂即宰執會食處堂東面南一位左丞相位堂西面南一位右丞相位傍各屋五間東西對峙係五府位次日往相國寺。門成劫灰止存佛殿一區高廣異常朱碧間錯吳蜀精籃所未有後一閣叅雲凡三級榜曰資善之閣上有銅羅漢五百尊其寺舊包十院今存其八右偏定慈廣慈善慈律院三智海禪院一東偏寶梵寶嚴寶律院三慧休禪院一寺通闌闔往時每月八次開寺聽商賈貿易出相國寺往州橋。下水即汴河分流往昔漕渠過橋出丹鳳門即舊朱雀門此門直對五門相去數百步出此門百

步即龍津橋此水係蔡河分流小舟往來頗類臨安
內河但船少爾過橋不百步即城門榜會朝其城自
金人南遷促而小之去舊南薰門有數里遠復回入
丹鳳門過州橋有文武兩樓夾橋皆瑠璃碧瓦不知
樓果何謂也此京城闌闐駢闐之最今荒墟矣過文
武樓數步東西兩門以通往來蓋一直五門禁路遂
用此兩門通行自西偏一門出係州橋以西街衢窄
狹窟曲行不百步即上元驛朱温火劫李克用處止
存其基又行數十步即開鄴府治無麗譙儀門心湫
隘入門庭院廣濶庭下草深沒騎設廳九甚雄壯外

續公亭續藏鈔本

郡所無又次日同觀屬者故宮室宮牆四角皆有樓
高數十尺其樓中一區高兩旁各弟減三層以裹牆
角入自左掖門向西行一二十步橫入一門號左昇
龍門入此門即五門裏大慶門外由峻廊上五門樓
俯瞰城守寺正望丹鳳樓復下樓望右昇龍門此兩
門蓋通左右掖門五門非車馬出入不開左右掖門
百官有司往來橫通左右昇龍以造大慶門外其門
有三中曰大慶東曰日精西曰月華門旁心列戟入
此門望見大慶殿兩旁有井亭東西廊屋各數十間
殿庭有兩樓對峙東曰嘉福西曰嘉瑞大慶殿屋十

一間龍墀三級旁朶殿各三間峻廊復與無廡相接殿壁畫四龍各長數丈詢之宦者稱金主詢渡河來後所畫中間御屏亦畫龍上用小斗闌成一方井如佛宮寶蓋中有一金龍以絲網罩之此即正衙也轉御屏下峻階數步一殿曰德儀由德儀殿出有三門中榜曰隆德之門餘二門榜左右隆平入此門東西兩井亭望見隆德殿即舊垂拱殿今更此名兩廊屋各數十間殿亭中東一樓鐘樓西一樓鼓樓殿屋五大間旁各朶殿三間階止龍墀一級在朶殿峻廊接東上閣門右朶殿峻廊接西上閣門並樓屋下有門

續公亭續藏鈔本

通往來山常朝殿也此殿後峻階數步有旱船過又一庭院又一門榜曰仁安之門外東西向兩門東一門橫截出東華門西一門橫截出西華門入仁安門望見仁安殿之宇龍墀兩廊皆如隆德規模止無東西閣門在本朝為集英殿進士唱名在此新進狀元以下並由東華門出金人改為仁安榜顏所改綜跡尚在自此後兩殿有殿無門皆旱船連接兩邊廊屋不丹雘止是黑漆牕戶意必宮人位次此係內殿想百官不到前殿皆琉璃筒瓦此兩殿並瓦止用琉璃楞屋脊及用琉璃筒瓦圈屋簷一殿曰純和一殿

曰寧福後又一小殿連寧福如人家堂舍後龜頭三
面皆牆壁此即正寢兩旁有兩閣心設榻此殿後即
內宮牆有門兩重出後苑入苑門一直行數十步有
小溪橋渡橋過溪一殿榜曰仁智溪中尋常水滿內
有龍舟今涸矣仁智殿下兩巨石高三丈廣半之東
一石有小碑刻初賜雲卿萬態奇峰西一石上刻玉京
獨秀太平巖徽宗皇帝親書石刻填金殿後用恠石
壘成山高百尺廣培倍最上刻石榜曰百泉山復挽水
上自此流下至京玉澗又流至湧翠峰下有大滌洞
水自洞門飛下山下有三池左右兩池白蓮中一池

續冬亭續藏鈔本

紅蓮山後乃厚載門也夾仁智殿東偏一橋度溪有
亭曰臨漪西偏一橋度溪有亭榜曰瓊杯即曲水流
觴兩亭並在溪南自此東西兩邊別有殿閣循溪而
東皆垂楊復渡橋過溪一殿曰長生殿基稍高下瞰
一園殿後一亭曰廣寒時盛暑中立少時渾無暑氣
長生殿東曰浮玉殿西曰湧金殿廣寒亭東曰蓬萊
殿西曰瀛洲又兩亭一曰綺香一無題顏自此復渡
溪橋回向東係毬場有閱武殿自毬場復向西望長
生仁智殿直西行怪石壘成山甚高且廣石砌一逕
屋屈曲回旋以至山頂初過一石橋榜呂公洞旋折而

上一亭壘秀山之正面一常榜臨溪其徑皆夾以花
竹前後不相望竹木斷處忽然一亭類臨溪堂又橫
截一亭宜芳一亭秀野一亭環翠一亭真樂皆結茅
為屋了不知在城中大抵苑中多植檜與木槿每徑
于花木排列湖石不可以數計出苑門入內宮墻門
由寧福殿復出純和殿西廊一門一復樓以脩廊行
二三十步北有一門甚小榜隆徽此金人皇后宮入
門一假山如門屏滿庭盡花木檻欄一樓對花園樓
上甚高敞無榜額過樓即瓊芳殿榭屋殿屋隔塵盡
雙蟠鳳殿屋結頂金蟠鳳大率如人君殿宇上有鴟

續金亭續藏鈔本

尾下無丹楹門窓戶牖皆黑漆自此渡西過長廊一
樓榜豁然旁有玉清殿此皆金主詢所造規模制度
豈敢望舊宮室萬一復由來路出純和殿迤邐至大
慶門外橫泛石昇龍門出即是本朝舊原廟一門傍
啟度之宮入宮門復有三門中曰德昌左曰文昭右
曰光興三殿中左右亦同廣即舊殿宇不知榜額是
否制度宏麗金碧輝耀出啟度宮復入右昇龍門過
大慶門外出左龍昇門向東行一門向南榜曰聖壽
宮尤安恭門右名昌門即金人太子宫或云本朝東
宮金人更為太子宫入宮門直端一門榜曰徽芳又

一門曰光熙望見徽音殿及長樂殿入光翼門繁禧門有燕壽殿復出此宮由左掖門出所謂祕閣華館了無所見左掖門之西五門之東即百宮待漏所自五門望南向丹鳳門中間禁路兩廊即千步廊但餘基址千步廊盡處向東一屏牆綽楔門入門三二十步面南一大門即太廟門內三門上並畫蟠龍殿屋二十五間高大宏麗兩旁脩廊東西各間一門與廊相通蓋百官陪從入此兩門甚便殿上十二室每室畫榜金人祖先為號每一室計二間東偏一門西偏一室有窓處一間向西壁上嵌以小石室上下方

續公序續藏鈔本

廣二尺以上石門一合開閉係藏神主處遇祭奉神主出石室祭畢復藏殿宇皆群小雜居糞壤堆積庭下草深數尺大內諸殿亦然擄人乘馬于殿上庭草沒龍墀過者不勝故宮忝離之嘆復出太廟向西行一屏綽_牆楔門入門行二十步西南一門即社壇周圍皆牆四角有樓內有社稷二壇東西南北四門遇祭祀則開導迎四方之氣次日又往城西隅看故瑤華宮昔隆祐太后所居之宮僅存一殿相近瓊林苑金明池餘_苑牆垣池存廢沼出新城西偏即龍德宮與厚載門相近徽宗皇帝所創有二殿有館有四亭二

十有四近北軍圍城時折毀殆盡止存熙春一傑閣
高百餘尺巍然挿空非人間所有金人以常毀之竟
不能登是閣見四圍皆荷花用小橋通諸亭館吁故
宮自南渡殆今百餘年中雖經金人營葺猶存者
鮑照嘗有井謎曰一八五八飛泉仰流一八井字八
角也五八折井字而四之則為十者四一十即五八
也飛泉仰流謂垂綆取水而上之也今杭之塘西大
明寺前井亦鐫隱語于上云一人堂一兩曜垂光井
深尺一點去冰旁二人同行不欠一邊三梁四柱足
火然若有雙鉤兩日全乃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也

續冷亭續藏鈔本

漢之循吏河南守吳公為首雖傳叙以稱其謹身帥
先居已廉平不嚴而民化當文帝即位之初瘡夷甫
定而治平為天下第一及入朝便能拔賈誼于草茅
中終隆漢業可不謂賢乎班馬不為立傳何耶豈簡
冊脫落無所考耶抑善為治者貴于無迹歟吳公者
公豈名歟區區丁公吾知其名因有如吳公之賢嘉
名不得聞耶或曰班氏見文帝時不是無循吏不立
傳者為不勝立也吁談何容易又如張釋之常問文
帝曰周勃張相如何如人帝曰長者如此則上下知
張相如為長者矣且與絳侯並稱而後又為大將軍

擊匈奴逐出塞即還當時雖受神笑于上而相如能不徼功生事以開邊釁益見其賢矣出處顛末亦無傳可考齊魯大臣史失其名古今似此湮沒者固不少余偶讀至此切有感焉耳士之潔身厲行蓋為身後之區、善名耳若道家所謂善無近名、與身孰親是皆私于一己之謂非兼善天下之謂也易辭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人苟不復愛其名則悖逆狠暴之事欲為即為矣欲為即為雖嚴刑重戮有所不禁故春秋一書正為名教使後之人耻惡名慕令名以相勸勉也如吳公相如皆

續谷亭續藏鈔本

貴為朝廷賢臣且闕焉况巖穴士哉

或問文節倪公思曰司馬溫公乃著疑孟何也荅曰

盖有為也當是時王安石假孟子大有為之說欲人

主師尊之變乱法度是以温公致疑于孟子以為安

石之言未可盡信也

元豐末封孟子鄒國公建廣充州鄒縣至政和五年安石之黨

蔡京等當國詔樂正子克配享後奏罷

柳子厚荅韋中立書云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與

揚之欲其明踈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叅之穀梁以厲其氣叅之孟荀以暢其支叅之莊老以肆其端叅之國語以博其趣叅之離騷以致其幽叅之史遷以其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為之文也為文之法備于是矣學者誠能如此用功文其有不過人者乎

易以一陰生于下曰始五陽在上猶盛也一陰初生

續谷亭續藏鈔本

于下至微也而爻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戒之畏之凜乎若不可一朝居者及其再變而遁則陰已得位上之群陽雖衆莫可得而誰何矣見幾之早者則嘉遁之吉其係戀而不去者不至于剥床及膚而不已嘗觀有唐開元之治二十二年李林甫為三品即一陰初生之始也至二十四年而牛仙客入二陰之遁成矣欲天下之不至于剥其可得乎

前輩書翰往來多尚情實忠告善道則有之未嘗事虛文諂語相諫說也余嘗見趙平遠出家藏忠肅公

在荆襄時與史衛王往來論國事書謂見信庵時一
士人所獻書有言不可者十條臚列鑿々皆精實語
雖字畫^畫不甚精楷塗之益之略無避忌然真情實意
浮于議論之表又嘗見劉漫塘與史衛王書則曰大
丞相弼亮兩朝十九年矣而不敢一日釋此重負自
同于先越王何哉豈非以勲名已盛權勢已隆欲奉
身而退不可得矣某竊謂為此說者左右前後自為
謀身之計非所以為大丞相計也又一書曰四明山
水勝處千泉嘉花美木列植交陰皆欣々然若有待
畫錦炫燿此其時歟某病少愈猶能手種樹畫躡青

續公亭續藏鈔本

鞵布襪聽役于長公少公之間惟所以命其與王中
書暨則曰身外之榮曾不足以際中心之媿一時之
幸且將為無窮之羞大率前輩言語悉皆愛人以德
較之近世筆精墨妙三熏心九頓言首媿媚不情甘
為糞苦足香之態者不侔矣

蜀僧居簡號北澗能詩葉水心有奉訓北澗詩後題
云新詩尤佳三復媿嘆然有一說不敢不告林下名
作將以垂遠不可使千載之後集中有上生日詩此
意幸入思慮何時共語少慰孤寂簡遂鋟此語于詩
集之端前輩相與之情類如此

文十二年隨會能賤而有耻服虔云能處賤又且知耻言不可汙辱愚按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為貴當可使賤如卿等當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未知定說但見莊周有云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長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者命也此適有故與性二字疑戰國時有此語

呂洞賓寒山子皆唐之士常應舉不利不群于俗蓋楚狂沮溺之流觀其所存詩文可知如寒山子詩其

續谷亭續藏鈔本

一云有人号山陘雲卷号霞纓乘芳号欲寄路漫号難征心惆悵号狐疑蹇獨立号忠貞前輩以為無異離騷語今行于世者多混偽作以諧俗耳

今人呼平章為辨章見尚書大傳唐傳第一曰辨章百姓百姓昭明史記則又以為便章百姓昌黎袁氏先廟記亦用辨章二字

伯夷叔齊扣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程子曰扣馬諫不諫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余意不食周粟只是不食他祿甘心薇藿于首陽今人便謂餓死非也于史記云一謂父不葬亦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

一年父死久矣故上蔡曰孔子稱不念舊惡怨是用
希盖于攻人之惡有所不暇况于念舊惡乎
客有曰梨益齒而損脾棗益脾而損齒一呆子弟思
久之曰我食梨則嚙而不嚙不能傷我之齒狎者曰你真是混淪吞
則吞而不嚼不能傷我之齒狎者曰你真是混淪吞
一箇棗也遂絕倒

韓侂胄為相時嘗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有
以漫刺求謁者題曰水心葉適候見坐中恍然胄以
禮接之歷舉水心進卷中語其客皆曰某少作也後
皆改之每誦改本精好逾之遂延入書院飯焉出一

續公亭續藏鈔本

楊妃手卷令跋其後索筆即書曰開元天寶間有如
此妹當時丹青不及麒麟凌烟而及諸此吁世道判
矣水心葉適跋又出米南宮帖即跋云米南宮筆蹟
盡歸天上猶有此紙散落人間吁欲雖野無賢難矣
如此數卷辭簡意足一坐駭然胄大喜密語之曰自
有水心在此豈天下有兩子張耶其人笑曰文人才
士如水心一等天下不可車載斗量也今日某不做
水心之名未必蒙與進至此胄然之為造就為其人
姓陳名讜建寧人後舉進士

孟子曰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詩曰無言不酬無德

不報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也唐路巖為相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及巖賜死使者乃取以進五代薛文傑其奸佞事閩王璘謂古制檻木踈濶更為之形如木櫃櫝以鐵芒內向動輒觸之既成吳兵圍建州璘遣兵救之軍及中途不進必欲得文傑而後行璘不得已遣出兵就以文傑所造檻車送軍前鬻食之禍福之反以自及者又不但來俊臣之鐵籠也

所貴乎儒者之學以其足以用天下國家也儒而不適于世用特腐儒耳奚益哉孔子為中都宰路無拾

續谷亭續藏鈔本

遺器不雕偽及為政于魯也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淫妻慎潰氏奢侈踰法越境而從以至隳三都而公室強却萊夷而侵疆歸夫豈徒曰所聞者俎豆之事而已哉明道先生之為縣也辨藏錢之爭斷石佛之恠興役以禦水害則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故人不勞而事集及其均稅法塞決堤折剋竿脯池龍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晉城之民遂為精兵陸梭山主其鄉之義社或者舉孔子不答衛靈公之問陳以難之先生曰男子生以弧矢長不能射則辭以疾文事武備初不可析古者有征討公卿

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長也衛靈公家國無道三綱將淪即見夫子猥至問陳故夫子答以俎豆而遂行夾谷之會三都之隳討齊之請豈不知兵者其為委史乘田則會計當牛羊茁壯使靈公捨戰而問會計牧養之事則將遂言之乎執此而謂夫子誠不知軍旅之事則亦難于言理矣故先生處之調度有方備禦有實皆可為後世法象山先生守荆門科條政教無一不當于理至如申嚴保伍而群盜屏息修築子城而後者樂趨此儒者之所以有益于人國也今或者徒以高談性命為賢華麗文詞為能求之

續谷亭續藏鈔本

實用則無有為其不致于誤人天下國家也幾希白駒過隙魏豹傳注白駒日景也或謂日中之塵然莊子白駒過卻雖無明訓至于忽焉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不過喻日晷之疾如于一隙中窺馳馬非指為日景為塵也選詩亦有青驪逝駿

詩有前篇用也字者墻有茨君子偕老是也文亦有全篇也字者如韓公祭潮州大湖神文歐陽醉翁亭記然却是祖語孟語云吾見其居于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又云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孟云

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云是以君
子遠庖厨也之類荀子榮辱篇全用也字餘篇亦多
晉衛夫人善書羲之早年師事之絳州東庫本一帖
云衛稽首和南尾云弟子李氏衛和南思陵翰墨志
云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又羊欣
筆陣圖云尚書郎李充母以己姓衛自稱李衛充必
矩之子與翰墨志合國語施優謂李充充曰主孟啗我
注大夫之妻從夫稱主而孟則李充妻字也漢明德
太后馬氏明謂明帝謚法思和純淑曰德婦人繫于

續谷亭續藏鈔本

夫故曰明德觀前數說乃知古之婦人如文姜息媯
例以夫之姓氏冠于己姓之上人然亦有冠夫名于己
姓之上者曹操卞夫人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云卞
頓首及楊夫人荅書乃云彪袁頓首豈以卑荅尊當
爾耶

趙烈侯好音鄭歌者槿石者二歌欲賜田人萬畝問公
仲進牛蓄荀欣徐越三人皆賢士遂止賜田侯亦
賢矣

華州西嶽廟有唐玄宗封西岳衛書碑其高十數丈
接連數段為一碑八分書字幾已餘舊有碑樓黃巢

入關人避于樓上巢怒併碑焚之樓既燼而字亦缺
剝十存二三京兆姚嗣宗知華陰縣時包希仁初為
陝西都轉運使才入境至華陰縣謁廟而縣官皆從
行希仁初不知焚碑之由謁神畢循行廟內見損碑
顧謂嗣宗曰可惜好碑為何人燒了嗣宗搯秦音對
曰被賊燒了希仁曰要縣官何用嗣宗曰縣中只有
三四十人奈何賊不得希仁大怒曰安有此理若奈
何不得要縣官何用且賊何人至于不可捉也嗣宗
徐曰都道姓黃名巢希仁覺其戲已嘿然而去
后稷以播種啟封其後世竟以農事王天下周公封

續公亭續藏鈔本

魯國之禮樂在焉孔子實出其地惟聖與賢固德由
天生然隨其地見聞所甚著者而得之故周之農政
魯之禮樂冠萬世而造極焉則山東出相山西出將
信有之

老圃相傳木芙蓉根三年不除誤食之殺人因憶古
樂府有云昔為芙蓉花今為斷腸草以此

皇甫謐高士傳駟馬高蓋其憂方大富貴而畏人不
若貧賤而肆志仁人之言也畏人二字甚有味

方蛟峰格言八句予嘗書作兩直軸懸于齋閣富莫
富于蓄道德貴莫貴于為聖賢貧莫貧于未聞道賤

莫賤于不知耻貧不安分謂之窮仕能行道謂之達
得志一時謂之天流芳百世謂之壽人謂呂居仁語
非也

古者名與字皆可相呼于朋友間至唐猶然今不然
矣如曾子怒子夏曰商汝何無罪之類唐憶李曰逢
杜甫皆是也後世惟呼以字自稱者近世觀風堂帖
所刊林和靖二詩皆自書君復奉呈某人又有紫醜
帖亦書君復頓首慈公大師又圍爐寺帖皆姓下押
字頓首蓋嘉祐以前宰相與庶官書札多具銜前名
後押和靖當是時相襲亦然因攷顏籀高儉房喬封

續公亭續藏鈔本

倫皆隋末唐初人時稱惟師古士廉玄齡德彛未見
有名之者在當時嘗以字行故師古注漢書直稱顏
師古玄齡注管子亦直稱房玄齡字喬又謂師古字
籀不知歐公何所據遂以字易字也惟郭子儀字子
儀張嘉貞字嘉貞李嗣業字嗣業白元光字元光侯
仲莊字仲莊名與字為一自簡便皇朝類苑載党進
本名進對人每自稱曰輝或問其故荅曰各從其便
爾此又莫曉如何

周禮秋官夷貉二隸掌與鳥獸言故俗以舌音祝
可以致犬唇音汁可以致貓雞朱豕廬一切

以為天地間自然之應故李白隱岷養禽千數呼皆就掌取食介葛盧公冶長等皆能知鳥獸語以余觀之朱、盧、皆象其聲祝、聲類兔雉汁、聲類鼠皆像其所欲攫而食者周禮亦云知其嗜欲至于葛盧公冶等亦各自有幻術假異類以神其誕也西夷康居與竺國隣俗多善幻此卻與百獸率舞鳳凰來儀天人之感不同而先儒猶有鳳麟為箕箒之飾疑之也

舟之最大者莫若木蘭皮國其舟內有市井買賣機坊酒肆之類施長教長丈中積數年糧食以此觀之元

續谷亭續藏鈔本

次山所作浮宮記恐不可謂之寓言鄉黨朝服拖紳說文作柁許慎東漢時所見論語本如此

康節生不為訓解之學嘗曰經意自明苦人不知耳屋下架屋床上安床滋惑矣所謂陳言生活者也詩曰陳言生活不須矜自走是中才皆可了冲晦處士徐復平居以太玄授學者或勸著書復曰古聖諸書也具顧學者不能求復何為以徽名後世哉陸文安公不注釋諸經曰六經乃注我者也二三君子之言遠矣

荀奉倩以六籍為聖人糟粕据子貢言性與天道象山嘗與學者言六經幾箇不分不曉庄子曰賢信得及否數語相似然此因秦人或漆書相傳遂致子曰者衍者却不可因咽廢食則是立言與頓悟本相近者匡衡字鼎傳注云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而揚雄曰後世有揚子雲必知立蘇章曰今日蘇儒文以故人飲酒私恩也昌黎志季虛中云將疾謂其友韓愈退之曰王敦自謂王處仲王戎傳後皆自尊以臨卑之謂古人呼字最重子思字其祖門人及孟子以後至于今呼仲尼儀禮皆字父祖漢袁盎兄子種亦字其父曰

續谷亭續藏鈔本

吳王驕日久國多奸今繇欲刻治赤壁之戰人皆知決策于周公瑾而不知亦發機于孔明也孔明之說孫權曰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不下萬人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然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曹必矣云、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軍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併力拒操遂敗操于赤壁也史記李廣傳衛青問廣等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班史增作失軍曲折非是廣時但失道不曾失軍也

予嘗與方睦州論唐詩僧當以皎然靈澈為稱首因
言皎然字清晝嘗作銅筮為龍吟歌序曰故太尉房瑄
早歲嘗隱終南山峻壁之下往々聞龍吟聲清而靜
滌人邪想時有好事僧潛憂以三金寫之惟銅聲酷
似他日房公偶至山寺聞林嶺間有此聲乃曰龍吟
復遷于此矣僧因出其器以告公々命憂之驚曰真
龍吟也大曆十三載秦僧傳至桐江予使兒童憂金
放之亦不減秦聲也緇人或有譏者予曰此達僧之
事可以嬉禪尔曹無以瑣行自拘嘗賦詩以見意歌
曰逸僧憂筮為龍吟世上未嘗聞此音一從太尉房

續公事續錄卷本

公賞遂使秦人賞至今初憂徐々聲漸顯樂章不管
何人辨似出龍淵萬丈底作怪聲來近而遠未必全
憂者工真生虛無非筮中寥亮掩清狖縈回凌細風
遙聞不斷在烟杪萬籟無聲天境空昨向天台宿華
頂秋宵一吟更清迥能令聽者易常性憂人忘憂躁
人靜今日瑋錙江上聞蛟螭奔飛如得群聲過陰嶺
忽成雨響駐晴天將起雲坐來吟盡江空碧却尋向
者聲無迹人生萬事將此同暮賤朝榮動寂還又于萬
籟無聲天境空自下注聽專一境則衆音不聞非萬
籟之無聲也皎然此說更精到事亦不凡詩家未見

有引用者

史臣書武帝封禪事言其書秘其事禁獨侍中奉車子侯典知之甫去泰山猶未至海上即書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史臣之意微而顯蓋武帝自知其事多不經慮奉車子侯洩之貽笑天下後世故殺之耳
世稱元龍百尺樓按魏書許汜劉備在劉表坐共論天下士汜曰陳元龍豪氣不除昔嘗見之無客主意久不語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備云君有國士名今天下大亂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採何緣當與君語如某欲卧百尺樓上

續谷亭續藏鈔本

卧君子地何但上下床之聞聞耶表大笑如此則百尺樓事別無他傳記當是脩語要當元德百尺樓元龍上下床方得

陳同甫名亮婺女人淳熙癸丑大魁作報家書云我第一滕强怒第二朱質第三喬行簡第五其時三魁與第五名皆婺人盛哉謝朝士啟有云衆人之所不樂寘在二三主上以為無它擢居第一蓋答策論恢復頗不合朝論云

漢武帝秋風辭幸河東祠后土時作也按本紀祠后土者六五幸河東一幸高里幸河東皆在三月獨始

立祠睢上乃元鼎四年十一月也以昭明序攷之乃
曰顧視帝京則有以符當時之詔曰巡省豫州觀于
周室之意以辭中物色攷之乃曰木落鴈南則有以
符十一月也蓋其時尚循秦舊以亥為正十一月即
夏正八月也辭作于此蓋無疑時方有事于五嶽四
夷而文中子以為樂極哀來乃悔心之前何也武帝
所謂樂極哀來者正為少壯幾時奈何耳畏死貪生
之心實兆于此實銳于此厥後五利勇之徒承風
而自衒者以千萬數於是內窮土木外窮湖海至老
無所得猶且羈縻不絕幸庶幾遇之悔心何在焉借

繡谷亭續藏鈔本

使有之豈非明于子侯暴死之前著于蝗旱大搜之
間而發于巫蠱禍妻子之後也秋風辭史記漢書藝
文志皆不載獨見之文選樂府文中子晦翁附入楚
辭後至真西山文章正宗黜之豈有以乎

南北國語載謝靈運父瑛無才能為秘書郎早世靈
運好減否人物謝混患之欲加裁抑謂弟瞻曰汝非
不能乃與子弟共遊使瞻與運共車運登車便商較
人物瞻謂曰秘書早世談者互有異同運默然言論
自此衰止若混瞻可謂愛人以德且善保門戶者歟
王臞軒邁嘗自贊其畫像云早遊諸老門晚入端平

社即汝臞翁也入被丞相嗔出遭長官罵汝臞翁也誰教汝不曲不圓不聾不啞只片時金馬玉堂一向山闡林下然則今日畫汝者幾分是真幾分是假問天祈活百年一任群兒描寫

邵康節生席不赴蓋有見也伊川生日二不事飲宴前脩似此者多近劉極齋宏濟蜀人遇誕日必齋沐焚香端坐曰父憂母難之日也予自幼不幸不逮事父母遇是日即齋不出不葷不酒既仕雖出亦齋不戲笑不與讌席此當為事也惟年老欲勉從子孫事親之道則于齋祭之次日為壽猶或可也

繡谷亭續藏鈔本

太宗開泰府日于城西作文學館以杜如晦房玄齡于忠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玄道李守素虞奭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玄敬蓋文達蘇最為十八學士後薛收卒召劉孝孫補之命閣立本畫其像褚亮作費元宗開元中于上陽宮含象亭以張說徐堅賀知章趙冬曦馮朝隱康予元侯行果李述張會真趙默母嬰呂向成翼真李子釗東方穎陸元泰余欽孫季良為十八學士命童萼畫像御製贊為千載翰苑盛事然含象諸事儒視前登瀛知名者蓋鮮矣

司馬史記于貨殖任俠佞幸三傳尤拳，致意焉者
蓋有所自傷也財之為物可以致用遷苟多財自可
夤緣贖罪安有終戾于辟之事次則使平日有豪俠
之助必將揮金行賂上章營救爭為之解紛者矣又其
次則帝左右皆諛佞便嬖逢君之惡曾無一人為國
家惜士類保忠良皆不足與為善者以此知三傳正
以述遷之己意精神全在是也

父名其子或字其子若孫曰幼曰少曰稚曰孺曰孫
曰子或曰叟曰老曰齡曰翁曰伯曰叔皆欲其壽考
延長之長意然更有朱買臣字翁子趙充國字翁孫全

續谷亭續藏鈔本

日憚禪字翁叔兼之者也

郭汾陽一日語子弟曰正陽庶寶方小兒之命不
可不熟讀從容錄所載如此不知何書豈兔園冊之
類耶

左傳僖廿三季隗曰我二十五年矣昭十三叔向曰
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得士五人至于絳縣老人使
之年及于是昭公十九年矣皆謂齒也古者齒稱
年此類甚衆則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亦當為齒
又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注衝車也褐馬衣按
此則古者馬亦有衣

湛淵靜語二卷元白珽廷玉著珽錢唐人卷帙不
應止此二卷為吾崑沈氏家藏沈君名玉麟字
號暘谷少有俊才不拘細節家貧而好客尤善
飲酒一酣落筆驚人一癡日之將死預知
不獲第

其家藏書甚多予與其子大宗遊得而錄之
嘉靖丙午冬十二月二十三日孺允甫誌



